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十五、虹飛電舞 喜戮群凶

公亮、虎女匆匆問知大概，好些細情還不知道，便命野兒把女賊帶走，匆匆往平台上趕去。到了樓下，正往上縱，忽聽一聲怪叫，一條人影好似被人凌空打落，由上面石欄杆內倒翻下來。公亮手疾眼快，正在前面，瞥見那人是個賊黨打扮，自己人頭上都有暗號，更不怠慢，搶先上前就是一劍。那賊凌空翻落，身子一挺，正要落地，不料與敵人撞個對面，下面光影又暗，等到警覺，已自無及，吃公亮手起一劍斷翻在地。二人以為上面既有賊黨被人打落，自己人決不在少，心方略寬，忽然聽出平台上面雙方喝罵之聲，自己這面好似只有伊萌一人，餘者都覺耳生。

暗忖：此時敵已深入，大哥他們不曾發令，不知是否回來、前崖上人不會不知，如何也無動靜？心方不解，忽聽嗖的一聲，一道旗花信號由方才女賊被擒的一面發出，破空直上，到了空中波波連聲，散了一天星雨。跟著便聽號笛吹動，各路響應，嘈成一片。忙中回顧，沿湖各地突有許多火把出現。

初看時還是星星點點，晃眼合成好幾條火龍，照著平日陣法，分成三路，蜿蜒飛馳而來。同時瞥見湖邊樓旁廣場上面也有二三十根幾條火把出現，並聽賊黨呼哨之聲。循聲注視，湖邊廣場有幾條黑影，吃眾人火把一照，全都現形，為首一個正是老年女賊。

剛一現身便聽哈哈笑喝，公明和荊氏弟兄突由左近樹林中縱將出來，將那男女七八個賊黨截住，動起手來。另外三面也有賊黨出現，齊往廣場趕過。那幾條火龍均是材中壯士，各持弩筒鏢箭朝後亂打。賊黨似知形勢不妙，接到女賊婆的號令，只顧趕往應援，頭都未回，有兩個落後的已被鏢弩打倒，綁將起來。

二人料知就是方才侯紹來取皮衣，先後不到個把時辰的光景。公明、公超已由外面趕回，暗中主持，發下密令。想因時機瞬息，全村的人雖然久經訓練，到底事起倉猝，初經大敵，第一次遇到，不得不加仔細。為防萬一人心慌亂，剛一回到村中立即分頭通知，一面命侯紹來取皮衣，就便傳話。

因恐仇敵機警，看出形跡，所以連自己人都未通知。女賊婆蕭五姑師徒已在下面，台上不知是何賊黨？自己這面人有多少？方一尋思，忽見前崖高處信號閃動，表示台上敵人頗多，不能放走。二人覺著自己這面好手只見四五個，都在下面，天氣陰黑，尚在下雨，急切間看不真切，台上只聽伊萌一人喝問，是否還有幫手也拿不准，本就擔心。

一見信號，又聽台上喊殺甚急，心想，敵人這多，最好出其不意掩上台去，先用暗器打倒幾個再說。這原是轉眼間事，稍一停頓觀望，不約而同互打了一個手勢，便自分開，一個繞往側面空地縱身直上，一個便順台梯悄悄往上湊去。

公亮在後，剛一探頭，瞥見台上賊黨甚多，有八九個，伊萌業似已手忙腳亂，心中納悶。覺著上面已打了好一陣，並還打落一賊，伊萌理應得勝，為何現出敗象，看出來賊本領均高，手隨念動，剛把獨門鐵環箭照准內中兩賊分頭打去，人也持劍上縱。耳聽賊黨驚吼急呼之聲，已有三賊受傷，縱出圈外。

原來虎女仗著力大身輕，手中飛針又准又急，先由下面繞到東角空曠之處，縱將上去，人還不曾落地，連珠飛針已先打出，當時打中了兩個。內一凶僧本領最高，雖然連中兩針，因非要害，均被震落在地，瞥見虎女縱落，一聲怒吼，捨了伊萌反身撲去。

伊萌本是中途趕回，剛到樓下，便遇公超由暗中掩出，將其喚住，說：「今夜雙方成了存亡之局，敵勢甚強，我們真有本領的人太少，幸而東西兩山的人都一條心，如能善於應用，非但可將來賊除去，並可乘機反撲，一戰成功。為防老賊婆師徒狡猾，萬一有賊漏網，我和你妻師叔得到信息，天已不早，因此連妻三叔他們諸人均未先行通知。

「一半是恐時機緊急，說不詳細反而誤事；一半也因他夫婦一個膽大天真，一個又大謹細，二位荊師叔人更謙和，不肯作主。雖然賊已深入，到底動手以前越沉靜越好。並且賊黨三路來攻，來賊又是兩起，必須分別隔斷，相繼除去，才能成功。村後缺口這面雖有二虎把守，終恐來賊人多，混將進來。因此命他夫妻帶你二人沿湖搜索過去。

「村人業已得到號令，方才全村燈光忽隱，便見埋伏停當。先還恐時機緊急不及準備，稍有疏忽，就不致敗，也必有賊漏網。且喜搶在賊黨前面，今夜一人要抵十人的用處，我和你各位師叔還要分頭接應，並不指定一處。不多一會，賊黨必要分頭掩進，業已傳令崖上故意放他進來，等其全數入網方始發難。

「這兩起賊黨來時暗中結怨，各不相謀，貪功好勝之心更甚，上來便是各存私念，亂了章法，我們必勝無疑。但他初來時倚仗人多，氣盛甚，你與之相遇，必須以守為攻，專保本身，不可冒險。到了緊急之時自有接應，以免寡不敵眾，吃他的虧，現在可往台上等候。你二位荊師叔業已得信，只要發現崖上有紅燈微閃，便是賊黨快到。

「方才你們離開時，我和你妻大叔正同回到台上，匆匆將那十幾盞風雨燈點燃。此燈外面蒙有鐵套，你將那根細繩一拉，燈套立時下落，一同發光，此舉原是疑兵之計，想使賊人誤認那是發號施令的中心要地，前往圍攻，以便分他心力，並將另一起來賊引往送死。萬一人來太多，也不必慌，只管仗著你的機警膽勇沉著應敵；就是事情變化不能預定，也必有人趕來相助。你先去吧。」

伊萌一向膽大貪功，聞言聽出師父對他重視，以一敵眾，心中大喜。剛到台上不多一會，便見對崖紅燈一閃。因聽公超說，當夜來賊深知地理。雖聽人說，只一姓孔的賊黨前在村中住過多時，知道好些秘徑，終恐還有別情。賊黨中也許另有能手，已將虛實得去。

兵貴神速，這裡事情一完，還要率領全村的人乘虛乘勝反撲賊巢。為此連發急令，非但把人調回十之七八，只留有限二三十個膽勇之士伏在中途各地，以為疑兵，迷亂後來敵人心目，並還搶先趕回村中，將好些信號改過。如何下手反攻，連動手時刻均經通盤籌算，估計停當，相差不會太多，做得十分機密。

一見紅燈微閃即隱，忙將燈桿上的活套一拉，燈外鐵片全數張開落下，大小高低十二盞風雨燈立同出現，照得台上雪亮。

伊萌本極機警，心想賊黨如搶平台，來人必多，雖是誘敵撲空，分他兵力，哪有不動手之理？正在尋思，偶一低頭，見週身皮肉又紅又亮，忽然心動，暗忖：四師叔笑我不穿衣帽像個小怪物。似此又紅又亮的小人，來賊必未見過，正好嚇他一跳。忙將帽子除去，只腰間獸皮，腳底藤鞋未脫。

越想越淘氣，竟朝那離地好幾丈的當中燈桿頂上援去，仗著身形瘦小，隱在燈的上部，估計賊黨決看不出。正在得意，忽見下層平台隱有兩條黑影一閃，剛看出頭上白羽標記是自己人，內中一個好像侯紹，賊黨尚無動靜。想要下來探詢，忽見樓下暗影中又有幾點白光微閃，料是刀劍之類。剛剛停住，來賊已自現身，似由入口那面偷偷穿林而來，未走正路，共是五個賊黨。

到了樓前，只在暗中閃得一閃，便借樓下樹木掩蔽，輕悄悄往上走來。還未到這，後面又來了幾個，也是要往平台搶上，來勢較急，連身也未隱，便分兩路飛上二樓平台，忽然輕輕打一招呼，便相繼縱上頂層。似見上面燈光照耀，空無一人，四外又是那麼黑沉沉的，生了疑心，內中兩賊便持刀朝燈桿斲去，錚錚兩聲，看出鐵製，方始停手。

一個取出暗器，想要將燈打滅，剛一抬頭，伊萌手中小鋼鏢已連珠打下，內中一賊首被打中要害，倒在地上，另兩賊也受了傷。因是臨空下擊，力猛勢急，雖未送命也是不輕，眾賊正在紛紛向上喝罵，用刀招架。伊萌看出敵人本領頗高，再打已難打中。故意尖著嗓子裝了一聲鬼叫，冷不防手舞兵器飛身而下。

伊萌身法本極靈巧，自恃穿有皮衣，尋常刀劍斲他不傷，越發膽大，人還不曾落地，手中兵器已先舞動。眾賊瞥見敵人凌空飛落，驟出不意，上來又有三賊兩傷一死，未免挫了銳氣，除一凶僧和一矮賊喊殺上前而外，餘賊見此來勢，均誤把伊萌當作怪物，由不得紛紛驚避。

後見同黨二賊上前動手，看出是個怪人，剛剛上前合圍，又一同樣紅人縱將上來，正是侯紹。先是兩對打在一起，二人看出賊

黨人多厲害，內一矮賊更是生具神力，刀斫不傷，師長一人未來，公亮、虎女。野兒三人已往湖南，相隔頗遠，急切問還趕不到，已在急怒交加，相對喝罵，又有三賊趕來助戰，勉強支持打了一陣。侯紹忽被矮賊叫破姓名，雙方竟是仇敵，互相喝罵了幾句打往一旁。

侯紹固有不支之勢，伊萌如非縱躍輕快，也早寡不敵眾，遭了毒手。中間伊萌亂發鋼鏢，又連打傷兩賊，群賊越發激怒，幾次奇險，均仗應變機警避將過去。方想這多強敵，我一個人怎殺得光？忽聽一聲怒吼，矮賊首先被人打倒。回頭一看，師父尹公超不知何時突然出現。

一照面便連打傷兩賊，剛和侯紹反身殺來。心方一喜，忽聽空中有人喝道：「七弟，是時候了，還不快走！」

公超便喝：「徒兒，不要忘卻方才所說，今夜賊黨太多，暫時不顧你了。」說罷把手一揮，連侯紹一同往下縱去。

群賊見公超那樣厲害，本還有些膽怯。公超一走，又是這等說法，不知故意誘敵，以為敵人勢孤力弱，否則不會令他門人孤身應敵。想起女賊婆師徒還未露面，自己業已傷亡多人，太不好看，一個幼童都難取勝，不由怒火上攻，凶威大盛，同聲喝罵，夾攻上去。伊萌知道師父用意，非但一毫不慌，反而提起精神全力應付。伊萌本領雖高，到底吃了人少的虧，如非耳目靈機，也早受傷。

方想只將凶僧和內中一個能手除去便可得勝，忽聽一股急風過處，眼前一條黑影由頭上飛過，一瞥不見。隨聽一聲慘叫，好似有人翻落台下，忙即縱身回顧，賊黨忽然少了一人，內一強敵業已失蹤。那賊本領和凶僧差不多，人更狡猾，並不正面為敵，專在旁邊乘隙而入，幾次暗算，差一點沒有遭他毒手；必是乘著群賊圍攻緊急之際，由身後偷偷掩來，想放冷箭，不知被哪位師長看出，斜飛過去將其打落台下。賊被打倒，黑影也不再見，方自奇怪。

群賊也和伊萌一樣，事出意外，來勢那麼猛急，行家眼裡一望而知不是常人，料來勁敵，也和伊萌一樣紛紛縱開。剛一緩勢，瞥見黑影、同黨全都不見，台上仍是一個身材瘦小的紅人，一聲怒吼重又喊殺上前。伊萌以一敵眾到底吃力，便照乃師所說改攻為守。群賊不知敵人奉有密令，只當久戰力乏，凶威大盛。伊萌知道群賊對他恨毒，各以全力相拼，照此下去，時候一久非吃虧不可，已在盼望援兵。一面暗想計策，打算出其不意，先用所藏兩隻鋼鏢將為首凶僧打死，去此強敵，下餘群賊就是人多也可無害。無奈敵勢太強，宛如狂風暴雨一般圍攻上來。只管力大身輕，得有師門真傳，休說反傷敵人，連手都緩不過來。

正急得破口亂罵，忽聽群賊驚呼之聲，內中三賊相繼跳出圈外，當頭一賊業已倒地，同時瞥見虎女凌空縱落，兩口長劍並在一隻手內，左手飛針好似一串寒星朝賊打去，右手舞劍而下。群賊大亂，紛紛縱避，只凶僧一人手持月牙鏢反身撲去。知道此賊最是兇惡，比方才黑影打落的賊還要厲害，手中鐵鏢又沉又重，舞將起來急如風雨，方才便是吃他的虧，以致受敵圍攻，難於招架，心中極恨。

本來大半心神都在他的身上，見此良機怎肯放過？身法又極輕靈，動作神速，目光到處更不怠慢，雙腳輕輕一點，跟著斜縱上去。這時三方面的動作都是又猛又急，虎女由二層台上縱起，越過石欄兩丈來高，由黃鶴沖霄化為魚鷹人水，頭下腳上往下猛擊。

凶僧耳目靈警，自恃一身硬功，尋常刀劍不能傷他，未免驕狂。虎女打這兩針雖未受傷，內中一針打在肩骨上面，也頗疼痛，又聽群賊驚呼縱退，心中大怒，怪吼一聲，身於一扭，瞥見一個紅面白衣女子凌空下擊。不知虎女厲害，手中雙劍更是削鐵如泥，鋒利無比，以為敵人身子凌空，來勢太猛，不易閃避，手中兵器重達八九十斤，一下便可將人打飛。

雙腳用力一蹬，剛剛縱起，不料一時輕敵，伊萌早就看中了他，所用兵器又非常物，形制奇特，用處甚多，看去像口寶劍，上面還附有鋒利無比的鉤刺，早就看出凶僧刀斫不進，見他縱起，便如影隨形貼地縱將過去，也不由後硬斷，就勢手起一鉤，竟將凶僧右腳腕鉤住，猛力往後一帶。凶僧滿擬反擊，轉身得快。

伊萌上來只和他兩個照面，試出力猛，由此便未和他硬對，一味仗著身法靈巧前縱後跳，利用群賊自相擠撞，在人叢中縱來跳去。別人還當乘機回手，對他卻連招架都無，兵器又不能傷他，越發不以為意。這一鉤正鉤了一個結實。凶僧身剛離地只三四尺，怎禁得住把腳鉤住，猛力一拖，當時一個前撲，腳往後退，想要翻身，並將腳上鐵鉤甩掉，已自無及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凶僧驟中伊萌暗算，身快向前撲倒，急怒攻心，手忙腳亂中還想傷人報仇，手中鐵鏢剛往上面猛力擦去，準備先將前面敵人打倒，仗著一身硬功，落地滾起，再尋身後敵人晦氣，免得腹背受敵。就這時機瞬息之際，頭上又是一聲大喝，燈光影裡，一條帶有一蓬紅影的怪人突然飛落。一線寒光過處，噹的一聲，竟將凶僧八九十斤重的月牙鋼鏢打飛出去好幾丈，墜落台下，人也凌空飛落。

來者正是石野兒。先將女賊安頓好後，聞得信號四起，飛馳趕來。中途遇見衛青娥，說：「伊萌獨鬥群賊，正在緊急，你師父他們因恐女賊婆和幾個為首凶賊漏網逃走，無暇兼顧，我剛將對手兩賊殺死，抽空往援。此是另一起惡賊，內有幾個凶僧、惡道，十分厲害，業已全數進村，必是趕往平台，單我前往恐不濟事，你可和我同去，不必再管別人了。」

石、伊二人親逾骨肉，聞言自然情急，好在二人身法俱都極快，話未說完，便同趕到。衛青娥瞥見丈夫蒲蘆在暗中打手勢，知道賊黨接應就到；又見公亮剛剛掩身上去，伊萌還在怒喝，料已無害。打算夫妻二人會合一起，先放來賊過去，然後現身，兩頭夾攻，便未再上。

來這兩起賊黨原是同床異夢，互相記恨，雖然各有各的心意，但都知道仇敵厲害，上來都是分成三路偷襲。為了所走道路遠近不同，有難有易，並料敵人防禦嚴密，必有一面不易侵入，事前和同黨約好，至少要有兩路掩進村內，到了預計湖邊空地會合之處互相見面，等上一會，能夠三路會合更好。內中一路如被敵人發現，必要動手，現出形跡，見有對敵情景，這才開始發難，殺人放火，一面惑亂敵人心神，使其驚慌失措，手忙腳亂，一面裡應外合。用心甚毒。

雙方仇怨甚深，獨這一點卻是多半相同。哪知敵人早有準備，給他來個分頭截殺，來一路斷送一路，一面露出空隙，故意放他進來。等到群賊看出不妙，業已全數入網，這且不提。

野兒方才挨了一鞭，更把滿心恨毒種在群賊身上，伊萌又是他的好友，一聽上面伊萌喝罵之聲，越發義憤。因不知公亮、虎女也在此時分兩面掩了上去。心想，敵人太多，就此縱上，見人必有防備，何況來賊多半見過，知我厲害，容易打草驚蛇。不如偷偷掩上，看準強敵傷他兩個，再與對敵，便要容易得多。

臨時動念，輕輕一縱，單手搭住石欄，剛一探頭，瞥見凶僧正在耀武揚威，不禁怒火上攻，回手拔出鐵流星，剛立在石欄上面，猛瞥見寒星亂飛，群賊紛紛縱避。野兒心急，又知凶僧厲害，連念頭也未轉，便連人帶鐵流星橫飛過去，正趕凶僧前撲，腳被鉤子鉤住，人往後退，雖然不曾打中，這一流星卻將凶僧鐵鏢打飛，右手骨也被震斷，連時脫脫。

本已痛徹心肺，不死也把半條性命送掉，就在這時，虎女剛往下落，瞥見凶僧反手一鏢打來，暗罵：「禿賊找死。」正待施展師傳越女劍法，用手中雙劍刺去，挑開敵人兵器，撥草尋蛇將人刺死；猛瞥見伊萌緊隨凶僧之後，將凶僧的腳鉤住，往後拖去。凶僧冷不防身於一見，朝地撲去。

方想凌空提氣，跟蹤追殺，忽然一股急風，一條上白下紅的人影，帶著一團銀輝閃閃，明如皎月的寒光，電掣而過，看出野兒飛來。心想：這娃兒真個莽撞。念頭還未轉完，忙將手中劍一撤，頭往上一抬，雙腳用力往下一沉，人便由前而後，就勢一個揚花隨地翻落下來。

再看凶僧鐵鏢業已打飛，野兒也由面前橫縱過去，凶僧似已受了重傷，口中怒吼，人撲地上，剛把身子一挺扭將過來，腳上鐵鉤雖未脫落，人已仰面朝天。雙腳絞著麻花，待朝伊萌反撲過去。不是伊萌力大手快，就勢急拖，業已縱起。恐他身後還有敵人，只顧前面受了暗算，忙即縱身趕過，隨手持雙劍，左手一劍剛朝凶僧頭上斫去，一溜寒光隨同一條紅白人影同時飛過，凶僧連未了半聲怒吼均未及出口，便被人當胸打穿一洞，鮮血四流，死於非命。

原來野兒身剛落地，回顧凶僧想要縱起，伊萌身後縱開的敵人竟有四個之多，兩個已朝公亮縱去，還有兩個也似想要動手，惟恐伊萌疏忽受傷，心裡一急，脫手一尖刀棍朝凶僧當胸擲去，就勢人也縱過，將棍拔起。這類別出心裁的手法乃昔年未拜師以前追趕野獸無意之中練成，又猛又准，刀尖更是鋒利無比。凶僧休說真氣已破，就是鐵人也禁不住。何況虎女又加上一劍，連頭也被梟去大半個。

最厲害的賊黨一死，群賊自然驚慌，又見同時來了三個生力軍，一個比一個厲害。兩個平日驕狂性暴的還顧臉面，不好意思就走，餘賊全都膽寒，本來已無鬥志，想要溜走。剛喊得一聲「風緊」，石、伊二人已一人對一個搶將過去，驚慌大甚，欲逃無及，只得勉強應戰。

虎女和公亮同鬥三賊，只一照面便將一個本領較差的一劍殺死，於是一對一成了四對，群賊如何能是對手？又是兩三個照面過去，內中一賊首被石野兒追縱上去，一鐵流星打了個腦漿迸裂，聲也未出便即送命。伊萌殺得性起，乘著敵人手忙腳亂，一刺穿心而過。

這時台上死屍橫七豎八倒了一地，虎女好勝，見對面兩賊本領頗高，又當情急拼命之際，殺得甚勇，不願兩小相助，忙喊：「你們快將賊屍丟往台下，莫要管我，這裡燈亮好打，也許後面還有不少賊黨要來呢。」石、伊二人口中應諾，提起賊屍正分頭往台下丟去。

猛瞥見下面來了一伙賊黨，約有十五六人，當頭一個道士，料是那幾個凶僧、惡道之一，來勢極快，好似聞得同黨喊殺之聲，跟蹤趕來。二人正各拖了一具賊屍的腳想要拋下，見狀立時縮退，打一手勢，就勢抓住賊屍小腿，一聲大喝，用力掄起，猛朝賊打去。賊黨驟出不意，樓下花樹山石又多，共只當中丈許寬一條小路，閃避不及，當時打倒了兩個，為首惡道卻未打中。

一見上面人影飛舞而下，百忙中竟看出那是兩具死屍，把頭一偏，就勢揚手一掌，打向一旁，落在旁邊花叢中，將花樹壓斷了好些。石、伊二人一個回手，抄起一具賊屍，二次想要打下，一個剛往後退，忽聽一聲斷喝，一條人影已由下面飛縱上來。伊萌看出惡道甚是狡猾，本領也高，竟避開正面，由旁縱上，銀箭也似，其快無比，知是勁敵，忙即縱將過去。

野兒沒想到來勢這快，剛呆得一呆，忽聽下面嗖的一聲，知道有賊躡上，更不怠慢，便將手中賊屍猛力橫掃下去。那賊不料上面還有死屍打下，來勢甚急，一下撞個滿懷，野兒天生神力，怎擋得住？一面未照，便被凌空打落，連同賊屍往下飛墜，下面群賊自然又是一陣大亂，紛紛喝罵，避開正面，縱將上來，只聽嗖嗖連響，轉眼縱上七八個。

先剩下的二賊耳聽同黨喝罵，知道援兵已至，心方略寬，正在急呼求援。一個先吃虎女一劍斬斷一臂，再一劍殺死在地。還有一賊本和公亮拼鬥，見同黨被殺，惡道縱上，驚喜交集，剛狂呼得一聲「道兄快來！」

虎女早聽伊萌在旁點醒，當夜賊多，殺得越快越好，揚手一飛針，打中那賊面門，公亮就勢一劍斲翻在地。賊黨也剛紛紛縱上，一見同黨傷亡，怒火上攻，暴跳如雷，各舉兵器喊殺上前，又成混戰。公亮看出來賊無一庸手，惡道更凶，忙即點醒石、伊二人留意。

正在一同惡鬥，忽聽側面哈哈笑道：「賊妖道郝三丁認得我姓蒲的麼？」眾人聞聲回顧，見石欄杆上立著男女二人，正是大俠蒲蘆、衛青娥夫婦。群賊多半知這兩老夫妻的威名，俱都心驚膽寒。惡道更因昔年結怨太深，多少年來都是聞名喪膽，望影先逃。

為了手下徒黨與女賊婆師徒結怨，多了一句嘴，對方說他護短，引起爭論，雖經五惡勸阻，心中不憤，仗著會點劍術，還有幾個異派餘孽，性又驕狂，雙方越說越僵，便和女賊婆蕭五姑打賭，誰能帶人攻破香粟村，將為首諸俠除去，便是高手。

滿擬蕭五姑師徒死傷已多，帶去的人有一多半是她師徒的好夫，和平日用財力勾結的淫賊同黨，自己卻因來得最後，雖有幾個先來的並未出手，一人未傷，都是多年死黨和門下男女徒弟。

內中還有一個女妖道太極仙姑小媚娘武天香，練有毒藥迷魂針，本領高強，向無敵手，以為比蕭五姑師徒的飛針還要厲害，只一深入虎穴，攻進村去，必能大獲全勝。心中打著如意算盤，非但自信極深，並還存有貪功之念，心想搶在女賊婆的前面，使其撲空更妙。

一離巴家莊，便把人分成三起，加急趕來。不料途中遇見疑兵，他這一路受異人戲弄，多耽擱了個把時辰，結果敵人並未遇見。依了武天香，覺著兆頭不妙，就是敵人利用天險，不敢明鬥，憑眾人的本領這樣搜索包圍，怎會撲空，人影也未見到一個？勸他多加小心。

惡道一則勢成騎虎，另兩路同黨業已先到，無法撤退。又知女賊婆年老成精，陰險狡猾，又想搶先成功，又恐敵人厲害，想拿自己這面的人試驗仇敵強弱，五心不定。走時發覺她的陰謀，還曾當眾叫破，說了許多大話，中道折回，這人先丟不起。反正沒有後退之理。

又因敵人只是虛聲恐嚇，無一出面，仍在自恃本領高強。雖聽女賊勸告，說前幾次失蹤的人雖然不如我們，人也較少，究非弱手，如何無一生還，形勢可疑，小心為上；惡道仍無戒心，反恐落單，追趕不上，前兩路賊黨已先動手，萬一中了蕭五姑師徒算計，在自己未到以前吃了人少的虧，有了傷亡，還被對頭笑話，豈不冤枉。

越想越急，便向女賊武天香說：「事已至此，萬無後退之理。丟人尚在其次，萬一敵人防備嚴密，先到的人不得入內，或被敵人分頭截住，不是敵手，我們就此退回，也大交代不過。」

女淫賊雖極凶毒，平日欺軟怕硬，不是看準必勝輕不發動，原是受激回來，中途覺著形勢可疑，想起以前失蹤的人好生情虛。天氣那麼陰黑，又快下雨神氣，雖極顧慮，心中不快，聞言又覺惡道所說有理，只得硬著頭皮一同前進。上來恃強，走的是正面。正備敵人防禦如嚴，便由正面放出響箭，明攻進去，與先來兩路同黨裡應外合。

到後一看，香粟村崖上果有人影和星星火光閃動，好似防守的人不耐枯坐，正在取火點煙，谷口洞開，不知木柵已早撤去，只當本來如此。側耳一聽，石壁內有人說話，似是防守的人一個埋怨，一個口說大話。

大意是說賊黨業已膽寒，多日不見動靜，怎會在這陰雨深宵暗中掩來？再說他們幾個好手俱都在兩山交界和中部一帶埋伏，真有強敵到來也擋不住，偏說什麼虛虛實實的話，叫我們每日熬更守夜，受這活罪等語。經此一來，群賊寬心大放，以為村中空虛，就是為首仇敵不能除去，看神氣對頭師徒尚還未到，正好殺他一個雞犬不留，到時再誇大其詞，也可人前顯耀。

女賊更是首動殺機，頓起凶心，想擒防守人拷問詳情，殺以開刀。無奈只聽說話，尋不見崖洞入口。惡道既恐打草驚蛇，又不知同黨先到也未，便將女賊拉走。仗著天氣陰黑，貼著崖壁往前掩去，暗中窺探，崖上防守人笑語之聲不時均可聽到。心想，蹤跡未被發現，這等鬆懈，另兩路同黨必已先到。打算趕到湖邊會齊之後，再將出口把住，分頭屠殺。

正走之間，忽然望見亮光由前面轉角樹林中隱隱透出，那一帶天上也亮得多，正落小雨，跟著便聽號笛齊鳴和喊殺之聲，知已動手。方想崖上防守的人怎無動靜，人已趕到轉角，瞥見前面高樓頂層平台之上燈光照耀。因湖邊廣場一帶被那些樓台樹木擋住，還不知道兩起賊黨均遇強敵。

耳聽台上喊殺之聲，口音甚熟，正是自己這面兩個死黨中的能手。心裡一急，便往前趕。誰知惡貫滿盈，剛率同黨躡上台去，回顧十五個同黨不知何故剩了九個，妖婦武天香和另五個男女賊黨均不在內。就說有人被死屍打落，至多傷了兩三個。

女賊本領最高，人又機警，久經大敵的人，更不至於一面未交先就傷亡。雖然心活膽怯，顧慮太多，可是一見非打不可，上得場去便是手狠心黑，活像一個母大蟲，猛惡非常。她那毒針尤為陰毒，沾上便難活命，遇者必死，同門多年，情如夫婦，見她只有事前遲疑，決無臨場退縮之事，殺人如草，比誰都多，除卻被她看中的美男，遇上休想活命，如何不見上來？

心雖不解，仍未想到別的，先還耀武揚威，連聲喝罵，要為死賊報仇。忽然看出對面四個敵人都是紅臉，兩個小的更是週身通紅，燈光之下血發也似，本領個個高強。以九敵四，只兩三個照面便被打傷了兩個，不是自己和另外三個能手見機，將這四個強敵

分頭敵住，傷的人恐還不止此數。越想越恨，打算賣一破綻，縱往圈外施展殺手，剛朝同黨發出哨號，兩個死對頭忽同現身，料知大勢已去。非但自己凶多吉少，便對頭蕭五姑師徒也保不住。

正要開口，衛青娥已相繼發話道：「無恥妖道惡賊，今日惡貫滿盈，還有何說？你那狼狽為奸的妖婦武天香獨個兒鬼頭鬼腦掩在後面，正在作賊心虛，想要溜走，被我點倒在地，業已殺死。另有四個同黨也為人所殺。此時你和女賊婆蕭五姑兩起賊黨傷亡殆盡。她師徒只剩十來人，還在掙扎。你們通體只剩六七人，還想漏網不成？」

惡道和另一為首同黨聽說妖婦已死，知無倖免，情急暴怒，把心一橫，剛同聲怒吼：「我與老狗男女拼了！」

話未說完，接連兩串寒光已由蒲氏夫婦手中發出，分朝二賊打去。這時雙方打得正急，惡道郝三丁雖在厲聲喝罵，意欲抽空上前與敵拼命，就勢施展所帶暗器，死裡逃生，試上一試。無奈二賊對手一是石野兒，一是虎女，都是心急性剛，疾惡如仇，本就絲毫不肯放鬆，蒲氏夫婦一到，精神更旺，均想親手殺賊，惟恐被人搶去。

二賊又是嘴硬情虛，內外相反，雖想拼命，卻又怕死，本來自相矛盾，再被敵人一逼，想要抽身縱起，越發有心無力，接連兩招未將敵人擋開。蒲氏夫婦每人發了一串小吳鉤，長只兩三寸，銀光電射已自打到。二賊知道此鉤厲害，以前吃過大虧，惡道並還負傷，不是同黨替死，早為所殺。

心中一驚，忙舉兵器抵擋，只聽丁地兩響，惡道手中寶劍和另一賊的板刀先被敵人小吳鉤打斷，對面二敵又正趕殺過來，想要縱逃如何能夠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發之際，二賊隨同兵器斷處各中了好幾鉤，俱都透身而過。野兒、虎女同時夾攻，再各補了兩劍一棍。

連聲慘嗥過處，為首二賊剛剛倒地，下餘五賊見狀心驚，一個抽身想逃，被伊萌丟了眼前敵人飛縱過去，手起一鉤打倒在地。一個被公亮斬為兩段。下餘三賊一個還在情急拼命，被伊萌接住。還有兩賊偏在一旁，仗著一身輕功，口中喝罵，揚手兩件暗器，各朝公亮迎面打去，乘著敵人招架閃避，微一停頓，冷不防腳跟點地，往後一仰，想由平台側面倒縱出去，凌空翻落，再行逃走。

本是逃命心切，連下面地勢也未看清，冒冒失失倒縱出去，眼看人已縱離平台數尺，快到石欄杆外，虎女殺完惡道趕將過來，口喝：「莫放狗賊逃走！」

將雙劍並向右手，忙取飛針，未及發出，忽聽一聲怪笑，一條人影已由下面斜飛上來。

二賊惡貫滿盈，背朝外面還未翻轉，恰巧撞上，吃來人就勢一手一個，夾背心一掌，只聽叭叭兩響和二賊驚呼急叫之聲，二賊打落在地。

來人身落當場，剛一照面，便急呼道：「諸位速往下面相助尹、婁諸兄除那女賊婆蕭五姑師徒，事完急速冒雨發動全村土人，直撲西山賊巢，越快越好。」